



七楼 广播电台

【苏】阿列克辛



七楼广播电台

〔苏〕阿列克辛著

王昌茂译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3.625印张 2插页 49千字

1985年4月第1版

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2,470

书号: R10173·689 定价: 0.56元

作者简介

阿·格·阿列克辛是当代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一九二四年出生于莫斯科，一九五〇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，一九四五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一九五〇年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。

阿列克辛的作品题材广泛，涉及到青少年的生活、学习、理想、情操，以及苏联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风尚、学校教育、家庭生活、道德伦理等问题。

阿列克辛对青少年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描写得细致入微，他的作品情感真挚，文笔简练幽默，富于生活气息，而且结构紧凑，情节跌宕有致，引人入胜，颇具独特的风格。有人说，他的作品即使不署名，也能被人一眼认出。

阿列克辛的作品朴素无华，没有空洞的说教，没有豪言壮语，却能使青少年通过书中情节的潜移默化受到自我修养、助人为乐、分辨是非美丑的教育。因此，他的作品不仅使青少年爱不释手，也为成年读者，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所普遍喜爱。

阿列克辛常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中篇小说，按篇幅而言更勿宁说是较长的短篇小说。但苏联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却认为，他的作品就其包含的内容而论，倒应该说是长篇。由此可见阿列克辛作品内容丰富多采之一斑。

阿列克辛曾获苏联国家奖金、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奖金、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奖金，荣获两枚劳动红旗勋章和克鲁普斯卡娅荣誉奖章。他还被授予国际安徒生奖状，两次列名于以这位伟大丹麦作家命名的荣誉作家名单之中。

昌 茂

1984年于北京

窗下的歌声

早晨九点整，突然响起歌声。歌声响亮得很，似乎是歌手顺着雨水管爬到了窗台下面，而为他伴唱的合唱队就在消防梯台阶上似的。

睡眠惺忪的廖什卡搞不明白：院子里哪儿来的歌声和音乐声？

走廊里传来女邻居卡列丽娅·加芙里洛芙娜的说话声：

“星期天都不让人睡觉！”

“睡觉应该在夜里，早晨恰恰是应该唱歌！”司机瓦夏·克鲁格里亚施金的声音反驳说。

这当然是个星期天：平常日子里，司机瓦夏早晨才不跟爱唠叨的女邻居说话呢！因为这要花去过多的时间；上班完全可能迟到。而且，象瓦夏说的那样，“司机应该珍爱自己的神经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”。

廖什卡往窗外瞧了一眼……这可真新鲜！

几乎是在那根旧木杆的最顶端挂着一个崭新的、闪闪发亮的扬声器。独唱歌手、合唱队

和管乐团全都在那儿，在扬声器里边……

这根歪斜的木杆似乎神气了，似乎稍稍挺直了一些，因为从来没人给它派过如此崇高、庄严的用场。它当过足球大门的立柱，贴过各种各样的广告，在它身上缠过晾衣服的绳子……可现在，这根旧木杆却在唱歌，有腔有调地说话，奏着进行曲。就在屋顶下，电线象琴弦似的紧绷着拉到木杆上。

廖什卡惊愕了：院子里发生了一件他前未能了解的事件。得赶快到走廊去，去打电话……

厨房里飘出一股干燥的、煤气灶盖板上发出的、让人不舒服的热气。司机瓦夏·克鲁格里亚施金正脚蹬着一个倒扣过来的脸盆，把那双矮腰的黄色新皮鞋擦得不可思议的锃亮。

“您的鞋油真让人喘不过气来！”卡列丽娅·加芙里洛芙娜说。

这很奇怪，因为瓦夏根本没蘸鞋油，因为他擦鞋只是用一小块褪了色的旧地毯。这一小块地毯，据他说，“从前是波斯地毯”。

瓦夏让了步，走到走廊上。

“你好哇，阿列克塞*！”

* 阿列克塞是廖什卡的大名。

瓦夏对楼里的所有孩子都以大名“成人的”名字相称：阿列克塞、塔吉娅娜、叶菲姆，而孩子们对司机本人却随随便便地叫他瓦夏*。

廖什卡刚一摸电话听筒，女邻居马上就说了话：

“前不久我到过一个楼，那里根本不允许孩子们走近电话！”

廖什卡拨了号，清晰地说了三声：

“大司部！大司部！大司部！……”

“瞧这词儿！”女邻居评论说。

瓦夏·克鲁格里亚施金忍不住说：

“大司部——这肯定是‘大楼司令部’的简称！如此而已。”

“就是‘大楼的’嘛！”女邻居不认输。

“他们——全是‘大楼里的神仙！’”

“看你敢……”

重复三次“大司部”是紧急集合的信号。
廖什卡本来也可以简单地说：“到院子里来！”

* 瓦夏是瓦西里的小名。

不过，这不那么有意思。而且他发现，伙伴们对这样普通的邀请并不特别着急，而这具有神秘意味的信号却能使他们忘掉一切地跑出来。

“大楼司令部”的三名成员——瓦吉克、安详的丹娘和廖什卡自己——五分钟后就到了约定地点：柴棚后面。

只缺菲玛·特罗申。

“总是他迟到！”廖什卡对这种奇怪的习惯感到惊奇，于是耸耸肩说。

瓦吉克四下看了看，意味深长地皱皱小鼻子，秘密地压低声音说道：

“他父亲昨天又那个了……他还怕人看见，直往周围打量。我却看见啦！亲自！……亲眼看见的！”

瓦吉克对任何事情都总是“亲自、亲眼看见”。

“需要同酗酒行为进行斗争！”廖什卡宣称。

安详的丹娘坐在一块牢牢陷在地里、常常为她充当长凳的石头上，正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破旧的书。听到提起菲玛的父亲，她叹了一口气，翻了一页书，又接着读起来。



对此谁也不感到奇怪，大家都习惯了。廖什卡知道，虽然她全神贯注在书里，但却什么都听得见，还能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提出什么意见来。

她一边看书一边说：

“菲玛的父亲根本不是酗酒的人。你们不是也都知道他为什么要……他们家，妈妈死了呀……”

“这是哪辈子的事儿了！”廖什卡反驳说。

“就是说，他还在伤心哪。”

“好啦！咱们不等菲玛了，”廖什卡说道，瞥了瓦吉克一眼：“咱们当中，你什么都注意得到，谁家买了新窗帘，商店给谁家送来了橱柜。可这是什么？……”

廖什卡举起食指，似乎是要让大家都仔细倾听响彻全院的进行曲。

瓦吉克怪模怪样地抽着小鼻子，仿佛在嗅音乐声。他说：

“这个？是乐队……”

“对呀！咱们院里有音乐，有乐队，可是大楼司令部却一无所知！大司部，是大院的主

人！有人挂上了扬声器，在阁楼上放唱片……咱们却光是听，并且感到惊奇。我们把你排到司令部来是干嘛的，啊？你不知道？是为了叫你向我们报告一切新闻的……还要及时报告！”

“我会报告的嘛！”瓦吉克慌乱地说，“我会报告的！”他提心吊胆地看了柴棚一眼，好象有人待在棚里偷听。“这个扬声器……是新搬来的那个人同瓦夏·克鲁格里亚施金一块安的！”

“哪个新搬来的人？是那个拖着扳都拉*的人吗？”

安详的丹娘放下书本说：

“不是扳都拉，是大提琴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！我亲自见过。亲眼看见过！”

“明白了，”廖什卡说，“就是说，是瓦夏安的，而这个……搬到十七号住宅的人给他帮了忙？”

“完全相反！”

“什么相反？”

“是瓦夏给那个人帮忙，那个人发号施

* 扳都拉——乌克兰的一种拨弦乐器。

令：这儿要拧紧，那儿要把电线固定住……爬上木杆的也是他。他还爬到阁楼上去哩！从那里探出头来叫唤……”

“是喊，” 安详的丹娘眼睛没有离开书本，纠正说。

“喏，就算是喊吧……‘瓦夏，接住电线！’他喊道，‘再接住一根！’”。

“那瓦夏呢？”

“接了。”

“怎么样了呢？”

“接住了！”

“你净撒谎！”

“我撒谎？我亲眼看见的嘛！……是他，这个新搬来的人在木杆旁边挖的坑。为了检查一下，我走得很近很近，往坑里瞧了一眼。深着哪！足有两三米，不会少。后来，他把一根铁丝的一头绕成圈，扔到坑里。他说：‘这是地线！’”

“学音乐的？！这种人知道爱护自己的手指头！他们怕把手指头弄断或者脱臼。他不可能挖坑。”

“他挖了！我亲自看见的：挖了！后来

……”瓦吉克的目光在柴棚上扫了一眼。“后来我见他从扳都拉里……就是从大提琴里……掏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……”

“从那里面能掏出什么来？”廖什卡把手一挥，“那里面是空膛的，那是大提琴！”

“当然不是从大提琴里啦，是从琴盒里……从那个象小黑棺材似的琴盒里。”

“装乐器的棺材！”廖什卡大笑起来。

“真会说话儿！”丹娘眼光没离书本地说。

“是这——样啊……这么说，是新来的喽？他搬来还不到两个月，就发号施令啦！”廖什卡用脚踢开一块砖头。“那咱们就宣布抵制这个扬声器。咱们不听！”

“把耳朵堵起来还是怎么的？”瓦吉克没听懂。

安详的丹娘把惊异的目光投向廖什卡，又翻了一页书，说：

“依我看，应该利用它……利用这个扬声器。可以搞广播，象真正的广播似的！”

“对！”廖什卡附和说，接着就贴着柴棚跑起来，“咱们搞一个自己的广播电台！音乐

会、各种讲座、给家长们播送节目……我想的正是这个！等往后，咱们还要答复听众提出的问题……要是咱们会答的话……”

总是这样。安详的丹娘总是沉默着，沉默着，然后突然说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什么建议。不过很短，就是一句话……而廖什卡则马上、匆匆忙忙地附和丹娘的想法，加以发挥——过了半个小时大家就都觉得这一切全是廖什卡想出来的。他自己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。

“咱们每天都安排节目！”廖什卡庄严地说。“连早晨带傍晚！……”

“也许夜里还要广播吧？”丹娘安详地问道。“这样会很好，很有独创性的：大家都在睡觉，咱们却跟自己说呀说……”

“夜里不行……光在傍晚搞，”廖什卡小心谨慎地看着安详的丹娘，急忙说道。她不作声了，廖什卡于是信心十足地接着说：“傍晚搞！人们都下了班，会听的。咱们要向这个倒霉的大提琴手证明，在杆子上挂个扬声器然后放唱片，这还不算什么！这是——小事一段……广播节目可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广一播一节

一目！……大司部总能想出点子来的！对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瓦吉克急忙连声称是。

“‘那还用说’！”廖什卡滑稽地摹仿他说。“可最主要的情况你搞清楚了吗？”

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他们从哪儿放的音乐呗！是从阁楼上吗？”

“我没往阁楼上爬……”

“你也爬不了：你害怕！”

“我？我会爬上去的……”

“得了吧！咱们一块去吧……顺路再把菲姆卡叫上。”

孩子们走到楼前，扯开嗓子喊起来：

“菲姆卡——！菲玛——！”

五楼的一扇窗户里露出个灰溜溜的、没刮胡子的脸孔，说：

“他马上就下去啦！”

“他醒过酒来的时候也挺和善，”廖什卡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“这个当爸爸的……”

菲玛是个瘦弱的男孩，身子微微弯曲着，仿佛是被他那狭窄的肩膀上的无形负担给压

的。一双疲倦的黑眼睛很突出，眼皮红肿着。

“你又号了？”廖什卡闷闷不乐地问。

安详的丹娘盯了他一眼，清晰地说：

“你是想说他又哭了吧？”

“对，哭——了……”廖什卡更正过来，

“这有什么区别！”

他冲着不久前探出没刮胡子脸孔的那扇窗户瞥了一眼，举起拳头晃了晃。

“你这是对谁？”菲玛奇怪地问。

“对谁？很明显是对谁！”

菲玛低下头，结结巴巴地悄声说：

“看你敢……”

在七楼上

楼里共有六层……慢坡形的屋顶上插满了电视天线，每根天线都让廖什卡觉得象是玩具自行车的把手。在三个距离相同的地方，突起三个半圆形的、小土岗似的阁楼窗口。从中间那个窗口，向下面、向木杆拉着电线。电线绷得很紧，廖什卡突然觉得，院子就是杂技团的舞台，而空中、舞台上拉着钢丝，无所畏惧

的平衡动作演员即将勇敢地表演节目，底下不用拉保险网。

廖什卡长久地研究着阁楼窗户、电线、旧木杆，连安详的丹娘都忍不住说：

“喏，我走啦。”

“咱们都走！”廖什卡精神一振，“到那儿，到七层上去——就是到阁楼上去！咱们把情况全搞清楚。广播怎么不响了？光会逗人。乱弹琴！”

“可以认为，是他把一切都搞好了，可有人给弄坏了……”丹娘声音不大地说。

她有时用第三人称谈论在场的人。

“后院的入口为什么叫作‘黑门’*呢？”

廖什卡暗自分析着。“大概是因为这里灯泡点坏了也不换，总黑乎乎的，完全可能扭了脖子吧……”

身后传来瓦吉克的惊慌声音：

“我踩到什么东西身上啦！”

一只猫尖叫一声——眨眼间就有一双绿莹莹的圆眼睛，象两只带电的钮扣似的，从上面什么地方盯着孩子们。

“我想，你没把它的爪子踩坏吧？”丹娘

*黑门即门后。